

## “六个存在” 护我南海权益

◎ 罗 援

中菲黄岩岛事件已持续一月有余，现在双方“休渔”，实际上是一个战术动作，局势依然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们如何应对非常关键，处理得好，黄岩岛事件可能成为我们撬动南海困境的一个杠杆；处理不当，就可能变成“以小欺大”得逞的一个坏示范，引发别国效仿。近些年，南海问题持续升温，我海洋权益不断被蚕食，我们尤其需要防备这第二种可能。

此次黄岩岛事件牵扯出一个问题，即我国长期缺乏海洋战略。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？就是因为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下决心，亲自抓“两弹一星”，抓航天事业。我们必须像当年抓“两弹一星”、抓航天事业一样来经略海洋事业。我们的海上战略通道怎么保护？我们近海的国土怎么防御？这些岛礁哪些是我们的？我们如何把它们收回来？

这些要全盘考虑，要有一个中远期的计划，要有一个顶层设计，这就是大的战略。

在实践层面，我认为，只要抓住黄岩岛事件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契机，多手并用，完全可能化危为机。核心是，“主权归我”必须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。我主张以“六个存在”，凸显“以我为主，主权归我”，改变我国在南海的被动局面。

第一要加强和凸显行政存在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必须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。行政区划是体现“存在”的一个载体，中国需要在南海设立这样一个行政平台，并任命行政官员，行政官员要对岛礁负责。

第二要尽快明确法律存在。我国应及早确立南海“九段线”的法律地位，界定清楚哪些岛礁主权是属于我国的，哪些海域是我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，哪些

又是可以自由通过的国际航道，不能混淆海权和主权问题。把界限一一标明才能在法律上更好地保护海洋权益。

第三是强化军事存在。能够驻军的地方必须驻军，不能驻军的地方要设立主权标志，如悬挂国旗、设立主权碑，并要定期派军机军舰去这些地方巡逻。

第四是执法存在。目前，“九龙治海”力量过于分散，“九龙”分属交通、农业等五个部门九个单位，属重复建设、低层次循环。我们要尽快把现有海上的执法力量整合成一个国家海岸警卫队，以便更加有效地执法。

第五是经济存在。要鼓励渔民在南海的中国领海进行渔业作业，从事生产活动，国家要给他们风险补贴；鼓励石油企业在南海开展钻探活动，在海上建立例如勘探平台一类的“流动领土”，国家对此进行补贴；同时还可开发南海旅游资源，甚至可建立海葬陵园，总之要宣示中国的主权存在。



4月20日，我国最先进的渔政公务船——中国渔政310抵达黄岩岛海域巡航执法。

第六是舆论存在。鉴于在南海问题上，中国从历史上、法理上占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，因而要在舆论上夺回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，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。为此，我们应该尽快颁布南海白皮书，占领法理和舆论制高点。

南海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必须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多管齐下，综合经略。我们坚持“后发制人”、“不打第一枪”，不等于被动挨打。“后发”是“立德”；“制人”是“立威”。“蚂蚁缘槐夸大国，蚍蜉撼树谈何易”，不管外界如何玩弄小伎俩，都改变不了南海属于中国的事实。继续与中国作对，不会得到任何好处。

（作者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、少将）